

李训舟 著

非常大行动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83——非常大行动

李训舟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0. 合肥

1983——非常大行动

李训舟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青年报社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 插页:2张 字数:170,000

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 3.15元

ISBN7—5396—0362—3/I. 320

内 容 提 要

《1983——非常大行动》以翔实丰富的资料，披露了在那非常的岁月，社会治安的非常状况及其原因，宏观细腻地再现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战斗场面，生动完整地辑录了许多动人故事：唐山“菜刀队”的覆灭，武奕布网捕“凶魔”，南阳盆地打“疯狗”，海龙平原捉“野狼”，蜀川山间斗“女妖”……作者把这一非常行动放在历史、民族的大背影里抒写，惊心动魄，可歌可泣。

《天安门前的哨兵》是一曲以“天下第一哨兵”的美好形象为音符，以祖国荣誉为主旋律的青春之歌。“没有流血的剖腹”、“没有燃烧的自焚”、“没有撒出的反动传单”、“没有爆炸的炸药包”、“向洋人磕头的乞讨者”……许多扣人心弦的章节赞美了同罪恶交手的角斗士。

《在稽查黄金走私的战线上》展现了人民卫士打击倒卖、走私黄金罪犯的光辉业绩。他们从牙膏里挤出沙金，从肚皮上抽出金丝，从少女的内裤里搜出金块……

此书还辑入了冲破权势、金钱的无形封锁，打击沿海走私的《金钱与道德的角逐》；净化犯人灵魂，治愈犯人创伤的《透过高墙电网》

1983——非常大行动

——全国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纪实

第一章 灿烂阳光下的阴影

经历了十年政治暴风雪袭击的华夏大地，春意盎然。古老的龙乘春风腾飞，年轻的共和国迎春晖奔跑；希望的种子在责任田里萌发，理想的画卷从承包工地展开……

然而，春天并非皆是百花争妍，蝶舞蜂飞，还有残雪、败冰，还有蚤、蝇。不少人心灵受“病毒”的侵袭，患了忧郁症：“上班心在跳，担心家里被贼盗；下班心在跳，害怕路上遇强盗；上下班心都在跳，担心孩子走邪道。”啊，一颗颗收缩、紧揪的心！

这种病弱的心态映照出十分糟糕的治安状况。

一份材料上写着：1982年，全国发案起数和发案率，分别比1978年上升百分之三十九和万分之二点一；和治安状况较好的1965年相比，发案起数增长百分之二百五十五，发案率增长万分之四点八。

如果说这些抽象的数字还不足以表现出治安状况的严重性，那就请看两份浸透着血和泪的控诉书吧！

——一封写给政法机关的信

我求你们给我申冤雪恨，严惩不法分子。我今

11岁。我要向你们控诉一起血淋淋的强奸惨案。

4月10日(星期日)中午1点20分左右,我去马路边(住海淀区永定路附近),上公共厕所。当我进了厕所之后,便听到外边有人来,联想到是一个男的。我赶快提起裤子,那进来的男人向我猛扑过来,把我抱住,我呼喊:“来人哪!救命啊!”他说:“你喊,我就掐死你!”我拼命挣出来,他便打我,先照鼻梁骨和眼睛打了两拳。顷刻间,我脸出了血。可怜我是一个瘦小的女孩子,怎能抵得过他呢?这时进来一个女的,见此,大惊。他转头说:“你出去!不出去连你一块弄!”这个胆小的人被吓走了。尽管我不断地呼喊和拼命挣扎,衣裤还是被他强行扒掉了。他对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迫害,乳房、脸部、胸部、腹部、大腿等部位都留下了他的牙咬和手抓的痕迹。更恶劣的是,他把我的生殖器撕坏了,鲜血直流,把内裤和裤子全浸透了。我又一次拼命地呼喊,他就紧紧地卡住我的脖子,卡得我透不过气来。就在这时,一位阿姨上厕所,见此情景说:“你们怎么在这儿打架?”我说:“阿姨,我不认识他,他是流氓。”他冲着那位阿姨说:“你别管,你快走!要不,我连你一块强奸!”那位阿姨拽了两把,没有拽动,就出去了。那位阿姨跑回家叫她母亲,这才把这个凶犯抓住。当我从厕所出来时,浑身上下全是血,鲜血淋淋,披头散发……

我痛不欲生,忍不下这口气。我抱着巨大希望

向你们控诉……谁家没有妻子儿女，以后还敢不敢出门？如果他不死，我就死；但我要死得让大家都知道，然后到阴间找黑老包，继续告他的状。

——一封写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

1982年4月，我4岁的独生子李早早，在本市转眼之间丢失。我们夫妇都已32岁，就这一个孩子。事情发生后，我们悲痛欲绝，我曾因此一度精神失常，我丈夫的身体也很快垮了。

事发后，我们立即报告了公安部门，并先后在8个省报和《中国法制报》及许多电台、广播站刊登广播寻人启事。各地热心群众纷纷来信、来电提供线索。根据线索，我们到省内外的近40个县、市，调查、辨认了三十多个被拐卖的4岁左右的男孩，都未找到我的孩子。我们从5个月的调查、辨认中发现，目前在一些地方，拐卖儿童的非法活动非常猖獗，使人触目惊心。有些地方买卖儿童有一定的市场。买主、卖主拍板成交，左邻右舍熟视无睹。有些地方买卖儿童已公开化、合法化。河南省安阳县瓦店公社梅福大队社员张××买一男孩，请电影队在本村放一场电影，以示庆贺。河南省兰考县垌阳公社双井大队社员刘××和外地人贩子勾结，领着被拐骗的小孩，大白天挨村挨门打听谁买孩子，竟无人干涉、过问……

我们认为，拐卖儿童事件是涉及社会治安和落实计划生育方针的重大问题。孩子离开了父母，幼小的心灵受到创伤；父母失去了孩子，终生遭痛苦的折

磨。我们在寻找孩子中，遇到一位丢失了3岁宝贝儿子的母亲。她精神已失常了，见到3岁多的男孩子，就扑过去往怀里搂，叫着：“我的儿啊，妈可找到你了！哈、哈、哈……”笑个不停。有人发出哀叹：“悲惨啊，八十年代的祥林嫂！”

我们要求有关部门，坚决打击拐卖儿童的犯罪行为，保护儿童，救救“八十年代的祥林嫂”吧！

我们把视线从信纸移向电视屏幕，共同看一组令人触目惊心、毛骨悚然的镜头。

——上海市控江路上，人如水流，十几个流氓拦住一位俊美的姑娘，摸脸、吻手。姑娘实在无法忍受群魔的蹂躏，跑到桥上，欲跳苏州河自尽。流氓拦住了她，把她衣裤扒光，象传球一样，伴着无耻的笑声在空中抛来抛去。姑娘昏迷了。两个桥头和河岸围观者达数千人，却无一人敢站出来阻止。歹徒提着木棍，握着匕首，谁敢靠近呢？人们只有投以恐惧、怜悯目光的力量，失去了勇气。

——广州市。“好啊！你嫌我性情急躁，办事主观，要另选他枝。那就走着瞧吧！”他咬牙切齿，对女方中断恋爱关系恨之入骨，要寻机报复。

他以电镀用料为名，买了硫酸，加热后盛于保温瓶中。他提着这罪恶的保温瓶进了车间，绕到她背后，猛然间，一把抓住她的头发，将满满一大瓶热硫酸倾倒在她头部、面颊。她当场倒地昏厥。

——惨不忍睹啊！她面目皆非了，秀发“烧”光，水灵灵的双眸失明，如花似玉的脸庞成了马蜂窝。

——一间活动板房内，三个长发齐肩、胡子满腮的青

年，正密谋一个行动。“大哥，公安向咱们动手了，咱可不能等着让人家给连窝端了呀！搞两个公安人员的‘灯泡’（挖眼珠子）！镇镇他们！”

“雕虫小技。听我的。”大哥从裤兜里掏出几颗“五四”式手枪子弹，哗啦一下丢在桌子上，说，“拿纸来，给省政法书记写封信。我口述，你记。×××阁下，你少管爷们的事。今寄去两颗子弹，请收下。你若不听我们的劝告，我们将用同样的两颗子弹对付你，一颗子弹打你的头，一颗子弹打你的脚后跟，让你烂透！”

.....

在光天化日之下，在祖国心脏北京，陈××（被蹂躏姑娘信中说的那个男人，已于1983年8月23日被处决）为什么竟敢如此猖狂？拐卖儿童的罪恶行为建国后已绝迹，为什么这腐朽的“商品”会在今天投放到共和国的市场？罪犯的同伙受惩罚，竟敢威胁、恫吓省里专政机关的负责人。纳闷，人民民主专政的威严哪儿去了？公安、武警何在？

有人开始骂娘了；

“公安局是粮食局，就会吃！”

“武警，无用之警！手里的枪不如烧火棍！”

“派出所来买粮，不卖！饿饿他们这些不捉鼠的猫！”

“武警中队来买煤，不卖！冻冻他们这些不打鬼的钟馗！”

第二章 “普罗米修斯”的报怨

北戴河的一座门对千重浪、窗透万顷涛的别墅里，彭真同志召开的整顿社会治安座谈会正在热烈地进行着。

“现在不少群众‘骂’我们公安机关，说我们太软。我们有些公安人员确实软，被犯罪分子吓得连警服都不敢穿……”

“这不是怕坏人。而是穿了警服也不管事。抓了不法分子，要让放掉不说，往往还要挨批评、写检讨……”

“我们总感到有一根无形的绳索捆绑我们的手脚，对不法分子下不了手……”

“那天听河北省的一位同志讲了一件事，说有一个人把干警的头都打破了，不敢抓。怎么不抓起来呀？！简直可以上《笑林广记》。这还有什么专政？这不是个别问题。”彭真同志眼里闪烁着不满意的光。

是啊！彭真同志指出的，确实不是个别问题。就拿武警部队来说吧，能写进《笑林广记》的事可多了。

——“笑话”之一：“猫”捉“老鼠”罪难容。

海风习习，碧波万顷，战士张继宇精神抖擞地站在渤海岸边一码头的哨位上。一蓬头垢面的青年走来。

“干嘛？”“上外轮？”“请出示证件。”“没有！我是码头工人。”“没有见过你，请离开这里。”“少罗嗦！不让进，老子下你的枪！”“不许胡来！”

那青年似一头发疯的狮子猛扑来，抓住战士的枪；战士死死握住不放。在你夺我拉中，叭，枪走火了。枪弹打烂了他的一个眼珠子，那青年栽倒在地。血流满面，哭嚎不止。

战士张继宇被指控犯伤害罪，戴上了冰冷的镣铐。

“强盗逍遥法外，执法者坐牢，实在可笑！可悲！”

“猫捉老鼠犯了罪，荒诞哪！”战士们愤懑不平。

——“笑话”之二：被请功者的“罪过。”

暮色苍苍，夕阳余辉即将收尽。太行深处某劳改农场的哨楼上，战士郭长河，睁大眼睛扫视着高墙内的每一个角落，后门开着。一个管教干部领着几个搬煤的劳改犯进来。啊！谁跑出去了？兔子一般飞奔。劳改犯！他大声命令：

“站住！不许动！”

劳改犯似乎啥也没听见，步子的频率更快了。

“砰！”强硬警告的枪声划破了长空。

劳改犯置若罔闻。跑，拼命地跑。

糟糕！天色已晚，让他逃出去，可就后患无穷啊！缺口、准星、逃犯，三点成一直线，扣扳机；

“砰！”逃犯倒在警戒线外。

战士郭长河忠于职守，防止了一块“垃圾”扩散出去污染社会。记功！记功！记功！排、中队、大队，一个音。万万没想到，请功报告还没有到支队，郭长河竟被关进了大牢。有关单位出于某种需要和制服那个逃犯家属闹事的压力，他被指控犯过失伤害罪。

郭长河隔着半窗遥望巍巍太行，泪流满面，大声疾呼：“为什么打击正义庇护邪恶？！好人受气，坏人神气的局面何时能改变啊？！”

——“笑话”之三：“捉放曹”新编。

春雨潇潇，人欢马叫。排长孙风来戴着执勤红袖章，在从废墟上站起来的唐山市巡逻。

一个小饭店。吵吵嚷嚷，象麻雀窝里钻进一条毒蛇，众雀惊叫一般。

孙风来撩起珠子门帘进入饭店，一个令他作呕、愤慨的镜头：

一条名叫厉冬生的大汉，面带酡色，一只手抓住一女服务员的胳膊，另一只手端着酒杯，舌头发硬地骂：

“妈那个巴子，老娘们不给倒酒，你，你这小娘子，陪陪厉爷喝一杯……”

“松开她！”孙风来怒不可遏，恨不得一口吞了他。

“噢？囉！臭啤酒瓶盖（当时，没换新式警服，帽徽是圆的）！好呵，放了她，你来给爷倒酒！”厉冬生“叭”一下把女服务员推出五尺远。她一头碰在桌撑上，血流满面。他端着杯子，双目瞪得象鸡蛋一般，向孙风来逼近。

“你要干什么？！”孙风来也立起眉竖起眼。

“教训教训你！”厉冬生哗地一下拉开衣襟，拔出腰间两把寒光闪闪的菜刀，甩到地上，不屑一顾地说，“赤手空拳，不治得叫你喊爷，我就算婊子养的！”

厉冬生一拳直向孙风来心窝打来，孙风来疾速闪身躲过，趁厉冬生脚没立稳的一刹那，一个“扫荡腿”把厉冬生打倒在地，紧接着似猛虎下山，扑将过去，一个“锁喉动作”厉冬生被卡得翻白眼。一阵掌声过后，孙风来押着厉冬生向派出所走去。

没有过夜，厉冬生就被放了。有关部门责令孙风来检讨：“对象厉冬生这样的青年，要做耐心的、细致的思想教育。咋能乱抓呢？检讨不深刻，撤你的职！”

孙风来笔不下水，撕肝裂胆，泪洒纸上。

普罗米修斯为人类造福盗天水，却受到主神宙斯的打击迫害，吊在高加索山的悬崖，鹰啄食他的肝脏。如今啊，普罗米修斯的厄运落到了武警战士的身上！他们痛苦，他们惆怅，他们呼喊：给普罗米修斯砸开锁链的赫拉克勒斯，你在哪里？

第三章 北戴河下了及时雨

美丽的北戴河，以她那凉爽的气候、宜人的风光，吸引着中外游人。然而，细心的人发现一个与这旅游胜地极不协调的异常现象——“四少”。即旅游者中，妙龄女子少，带金银首饰者少，顶着星光出者少，踏着月光归者少。

这里，不是但丁的森林，没有淫欲的豹、骄横的狮子和贪婪的母狼。这里，也不是地狱。然而，但丁在《神曲》中描绘的贪色、诱奸、盗窃、谋杀……之类罪孽沉重的灵魂，在美好的早晨，在孕育着美好早晨的夜晚，会突然伸出魔爪，夺走姑娘的宝贵贞洁，撕碎儿童美丽的梦境，打破老人幸福的遐想……

游人如织的北戴河街头。

“上，上！”一个满脸胡子、长发披肩、胸前刺着鹰、胳膊上刺着龙的青年一声令下，三个同伙拔出匕首向两个留八字胡子、穿白底红花上衣的青年扑去。穿花衣服的青年挥舞长刀迎战，四周群众疾步躲闪，不知是怕身遭不幸呢，还是为了给这几位“勇士”——新时期的“斯巴达克”，腾出角逐的场地？！

“勇士”们在马路上打得难解难分。两名警察和一名武警战士跑步过去，比任何时候都着急地吆喝：

“闪开！”“快快闪开！”

两伙青年打红了眼，感情的发动机无法关闭，似乎什么也没有听见。继续厮打。血，染红了平坦的柏油路面。

警察和武警战士刚把打架的青年赶到路边，一队高级轿

车行驶过来，坐在车上的外宾，透过明净的车窗，看到浑身是血的青年们正在拚刺、厮打，紧蹙双眉，投来迷惑的目光。

车开过去了，一些外宾还回头从车后窗向打架的青年投去惊奇、怜悯而又带点气愤的目光。

朗朗乾坤，岂容一伙害群之马胡为！

绿树掩映，花团簇拥的别墅里。一位首长走到窗前，拉开窗帘，眼望蓝天白云，耳听激浪拍岸，思绪翱翔，心潮逐浪！

这里社会治安咋个子差到这种地步？！群众能游览好、疗养好吗？

哎，别说这里，党中央眼皮底下的北京，治安状况也不好哟！

——一辆出租汽车，风驰电掣向天安门广场行驶，到天安门前，突然方向盘北打，向金水桥冲去。“啊！”“呀！”惊慌，惨叫，一对度蜜月的“鸳鸯”，被撞死一只；妈妈的“小花朵”被车轮辗过……血、泪洒满玉带桥。

——“轰隆！”一声巨响。北京火车站二楼发生大爆炸。地动楼摇。九十名旅客浑身血淋淋，哭叫声阵阵。

——北海公园，三名女中学生在划船，几名流氓向她们吐口水、掷果皮、骂脏话、动手动脚，达两个小时，无人敢干预。上岸后，流氓用暴力把两名女学生挟持到家里。女学生失去了姑娘最珍贵的东西，哭得泪人一般。

——下午四时，两名青年手持火枪，闯入东城区南门仓储蓄所。

叭的一枪，打倒营业员，抢走一千多元便逃窜而去。

——“司机！快把车开到公安局。我的钱包丢了。”

“有啥大惊小怪的。这公共汽车上，哪天不发生几起掏腰包的事。”售票员嘴对住话筒，胆怯怯地咕哝了一句，“请大家看好自己的东西。”

北京市的公共汽车上，有一年已报案的被窃金额达56万9千余元；209名治安人员抓扒手被刀子捅伤。

……

这些建国三十多年来，从未发生的特大案件；这些渗透着人民血、泪、痛、愁、怨、恨的画面，一一浮现在这位首长的脑际。

这位首长，就是德高望重的邓小平同志。

他平静的心潮，掀起了波滔。

“不行！”邓小平同志情不自己，自语说：“一定要狠狠打击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台历翻到新的一天——一九八三年七月十八日。

邓小平同志无心去海滨、山峦游览，在别墅里伏案审阅公安部送来的报告。

这个报告，从指导思想到方针政策和具体做法都不能有效解决当前的问题。小平同志看完，心情更焦灼、沉重。

“把彭真、刘复之同志找来，我们好好研究研究。”邓小平同志对秘书说。

秘书走了。邓小平同志背靠沙发，闭上眼睛。从他那没有打开的眉锁和没有放松的身躯可以看出，他没有休息。此刻，他象当年指挥战役前夕一样，脑海里在勾画着一张作战图。

7月19日上午9时50分，彭真同志和刘复之同志来到了客厅。邓小平同志向他们亲切问候之后，拿起公安部的报告在

眼前晃了一下，对刘复之同志说：

“你这文件在正常情况下是对的。可现在，这样四平八稳，解决不了问题。为什么打击刑事犯罪搞不起来？是下不了手！”

“对！主要是下不了手。”彭真同志说，“有人说我们是豆腐专政。”

“我赞成。”邓小平同志带着批评的口吻说，“对杀人、放火的罪犯下不了手，搞得不痛不痒，这样搞是不得人心的！”

邓小平同志接着谈了全国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规模、步骤和要求。

时间弹指过去。已是10点45分了。

邓小平同志问正在认真记录的刘复之同志：“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你们公安部党组通不通？”

“通！拥护！”刘复之同志干脆、坚定地回答。

当夜，刘复之同志整理出《邓小平、彭真同志同刘复之同志谈话记录》，上报有关负责同志。

7月20日“谈话记录”复印分送中央常委、书记处各同志，并发给政治局同志、中顾委、中纪委常委、高检、高法。

7月25日上午，陈云同志的秘书打电话给中央有关同志，在电话中说：“遵照陈云同志指示，传达他对打击刑事犯罪的意见。陈云同志说，看了邓小平同志同刘复之同志的谈话记录，完全赞成，要看到现在社会上青少年犯罪严重的现象是对文化革命的一种惩罚。因此，最近几年在处理上应当从严。否则，无法保证社会的安定，也无法挽救大多数失足的青少年……”

7月28日晚，李先念同志的秘书打电话给中央有关同志，传达李先念同志对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意见——完全同意小平同志的意见。同意政法委员会的报告。社会主义法制，就是保护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决不束缚人民手脚，使人民没有安全感，而使敌人猖獗，罪犯逍遥法外。开好这次全国政法会议，统一思想，统一部署，是非常必要的。

7月29日，叶剑英同志办公室向中央有关同志转达了叶剑英同志对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意见：这是个大事，我完全赞成。

7月29日至30日召开全国政法会议，贯彻邓小平、彭真同志同刘复之同志谈话精神。

“中央领导心想在一处，劲使在一起，就能所向披靡。我们早就盼着党中央下决心了。这下可好了。我们回去后，一定要贯彻好中央领导的指示精神，坚决打好这一仗！”在全国政法会议上，代表们一个声音。

国家主席李先念颁布主席令，公布了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

一场全国范围内的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战斗打响了！

第四章 扬眉剑出鞘

坦荡如砥的天安门广场东侧、雄伟的革命历史博物馆后边的公安部办公大楼；繁华的西单商场南面、热闹的长安大戏院附近的武警总部大院，都是彻夜灯火通明。局长、参谋长、研究员、侦察员、参谋、干事……通宵达旦地工作着。

这里，看不到滚滚硝烟，也听不到隆隆炮声，然而气氛